



灯 光

王道清

在我老家的神龛上，摆着一盏高脚煤油灯。固定灯罩的六个铁片脚只剩下了两个，一根棉纱灯芯风干了几十年，灯罩已经不翼而飞，整个油灯蒙上了厚厚的灰尘，只有灯舌还微张着嘴，似乎在诉说过去的故事。

上世纪七十年代，煤油灯对于农村的每家每户是何等的重要。每当夜幕降临，主人小心翼翼地捧出煤油灯，放在坚实的桌面上，轻轻地划亮火柴，双手护着火苗，点亮油灯，然后把灯芯调到最佳位置，再上灯罩。孩子们围坐在桌子四周看书作业，女主人找只小凳子远远地坐下纳鞋底。

煤油灯有大小之分。小灯盖小脚、小肚、小罩。灯芯是圆的，火苗是一点，像萤火虫，光线黯淡。

大的就气派多了，灯芯是扁的，火苗是一片，家里经济条件好的才用得上。大部分家里都是小灯盖。

油灯的灯盖和罩子都是玻璃的，只有灯头是铁皮的，一套加起来要五角钱左右。最容易破损的数灯罩。这个小物件还不好拿，父亲每次去买灯罩都要拿量米的竹筒装半升多米，买好灯罩，插入米中，保证路上不会打烂。

也有聪明人，或是实在太困难的户，用墨水瓶加工煤油灯。

煤油是凭票供应的，供销社的煤油装在一个大铁桶里，里面挂着两个小铁勺，一个一毛的，一个二毛的。

为了省油，买小灯芯也是一招，小灯芯是纯棉的，上面有星星点点蓝色或红色的图案，每根一分钱。灯用久了，灯芯与开关的齿轮很容易缠在一起，灯芯不能上也不能下，要把灯盖拧开重新装入，每当这时，我们就停下来去外面玩一会儿。

小小煤油灯一直伴随我。

对光的向往从来没有停歇。夏夜，我们拿着玻璃瓶来到篱笆边、菜地里。小小萤火虫漫天飞舞，累了便停在南瓜，丝瓜宽大的叶面上，我们蹑手蹑脚把小虫子捉起来，放到玻璃瓶里。兰妹子没有找到瓶子，急得哭，我把瓶子给她，自己捡个塑料袋。

捉了虫子，手握瓶子，小伙伴们满院子走：

“萤火虫，打灯笼。

照姑姑，照舅舅……”

我读高中的时候，每间教室有四盏60瓦的白炽灯，发光的钨丝从金属孔里穿过，构成一个“W”字。灯泡发出的光又白又亮，初看还晃眼睛。对于农村孩子来说是多么亮堂。班主任老师别有用心把成绩好的安排在灯下。晚自习的时间是固定的，开、关灯由学校专门人员掌握，全校统一。华灯一闪，播种希望。莘莘学子自觉走进教室刻苦攻读，可惜我们毕业时第一次举行预考，三分之二以上的同学连参加高考的机会都没有。

考上卫校，教室里有六根粗壮的日光灯管，熄灯时间可以到晚上十点。一天晚自习，一只蝙蝠闯进来，激起全班同学的“捕捉”热情。挥舞竹扫把，长木棍驱赶。小精灵仓皇逃命，同学们穷追不舍。

“啪”，一根日光灯管跌落下来，粉身碎骨。

学校有规定，灯管坏了，必须以旧换新。没办法，只好用班费买了根新的。从此以后，我们对头顶上的灯管心生敬畏，搞卫生时格外小心。

1981年寒假，我回到家里已经离过年只有十天了。当大队干部的父亲告诉我：“你去帮忙拉拉线，争取过家家通电”。家里的入户线路已经装好，一只小白炽灯泡吊在头顶，企盼着发光发热。我们忙到阴历二十九晚上，一切准备就绪，师傅一合闸，灯光通明，山村沸腾！

虽然通了电，但是电压不稳，供电所要调节负荷，还是经常停电，煤油灯并没有完全退出历史舞台。

每次回老家，我总要用目光搜寻那盏煤油灯。是它点燃我童年的梦想，照亮我前行的路。



残荷 李陶 摄

与书为伴寒冬暖

尹建国

一年四季，我犹喜欢冬天，只有到了寒冬我的心会随着冬季静下来。冬日，更是读书的好时光。

“古人学而无遗力，少壮工夫老始成。”这是陆游在冬夜读书时劝诫子弟的警句。时光流转了千年，但喜爱读书的人与书的情缘却越酿越醇。

喜欢在冬日里读书，是我年少时就养成的习惯。

记得读小学的时候，我对那小本的连环画特别痴迷。父母给的零花钱我几分几角地积存起来，放寒假的时候我常偷偷地跑去新华书店，挑选自己喜爱的连环画。因为一到寒假天冷就不要跟父母外出干活，可以坐到火柜里安安静静地看书。

到书店后书柜前台摆了《三毛流浪记》《小兵张嘎》《鸡毛信》《铁道游击队》等连环画，有时买一两本，有时买四五本。回到家后要好的伙伴们早守候在我家了，“今天买了几本？借两本给我看呀！”“你先看完，然后再多借几本给我。”小伙伴们七嘴八舌，惊讶而又羡慕地看我衣服袋子里掏出一本本连环画，我内心乐开了花。

上中学后一到放寒假，就坐客车去县城书店了，挑选《小溪流》《十万个为什么》《作文写作》和《少年文艺》等读物。那时，农村还没有电，晚上我点一盏煤油灯苦读。有时，睡前忘了吹灭煤油灯，把煤油白白浪费了，母亲晚上起床见我房间还亮着灯，早上起来会骂我。

长大后，读书就成了我人生中最主要的爱好。读着读着，于是又萌生了另一个爱好——写作。就凭着一直对文学的喜爱与冲动，

白天干农活，晚上开始尝试写作投稿。那时，家乡还没有通电，便在昏暗的煤油灯下熬夜爬格子，梦想着有一天自己的作品能变成铅字。

1990年7月26日，乡邮员给我送来了一个信封，信封右下角印有农村青年杂志社字样，我迫不及待地拆开信封，是一本6月份的《农村青年》杂志样刊，在31页一行粗黑的标题《初走江湖路》跃然纸上，标题旁边印着我的名字。发表了，我的文章发表了，看到自己的处女作变成了铅字，十分高兴，从此更坚定了写作的信心。

接下来的十多年里，为了生计我进过食品加工厂、去广东打过工、在煤矿挖过煤……从少年到青年再到中年，其它的生活习惯随着时光岁月慢慢地改变，唯独冬日读书这一习惯从未改变。

后来，我来到了邵阳并安了家，买了房子利用一处阳台把它改成了小书房。冬日里天一冷，便缩手缩脚，闲下来也不愿出门。于是，选一本躺在书柜里的散文集捧到手上，立感无比亲近与温暖。

我喜欢坐在阳台上，泡一杯热茶，捧一本闲书，让思绪徜徉在书的世界里，也给这枯淡的时光增添一份情趣。除了散文集我更喜欢读一些人生况味或亲情类的文章，文字中散发的温馨如身边的这杯茶水，润喉清心。

冬天读书，收获的不仅是知识和学问，还有一份内心的沉稳与自信。面对冬天的寒冷，书里的文字真的会温暖人心。

与书为伴寒冬暖，不信你把闲散的冬日交给那散发墨香的文字，定会惬意而幸福。

车站 (外一首)

刘永中

过年了

来车站的人

穿皮鞋和穿布鞋的
拖箱子的和扛蛇皮袋的
都有一个共同的名字
叫“回家”

车站以长者的姿态
承载了期盼和思念
容纳下眼泪和欢笑
来来往往的旅客

已记不清曾在多少车站停留

但车站记住了每一个人

车站能给的
一张椅子 一杯开水
一桶方便面
或是一张慰藉无聊的报纸
或是一张薄薄的车票

在拥挤和喧嚣之后
车站终究是个温暖的名字

兄弟

在男人手中

日子被打包

春天和冬天交织上演

散和聚的悲喜剧

兄弟 春天里欠下的酒
都要在冬天里偿还
今天 我要把穿开裆裤

时开始的友谊
和着新酿的烧酒 一起温热
腊肉、猪血丸子都来捧场
你酒量不佳 一杯过后
脸红心热 语无伦次——
为什么就长大了

为什么就结婚了
为什么单身就变成笑话了
是啊 为什么呢
悟不透 就再喝一杯吧

吃菜 聊天
很快就醉了

明天 就是立春
立了春 又多了一年
你去南方 我留下
各自寻梦

我来送你 在车站
人来人往 熙熙攘攘
南下的同乡太多
我的兄弟
你瘦瘦的身体 挤了进去
像一片树叶 落在了风沙里

遗失、清算等公告

联系电话:0739-5322630 QQ:838947461

遗失声明

▲ 邵阳市大祥区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
遗失华融湘江银行邵阳敏州西路支行的开户许可证,核准号:J5550001219401,声明作废。

洞口代办处

▲ 洞口县佳利木业有限公司遗失湖南省洞口县农村商业银行转账支票7份,号码分别为:4020432505985879、4020432505985883、4020432505985886、4020432505985893、4020432505985894、4020432505991163、4020432505997484,特此声明作废。

神滩
晚读